

海上渔庄吃海鲜

□凌金位

我是“六零后”，出生于富春江畔，那里是典型的鱼米之乡。幼年时，我吃过大量的河鲜、溪鱼，但很少吃海鲜。记忆中只吃过又咸又干瘪的“龙头鮳”（风干的虾蛄），还有带鱼鲞、油桶鲞（腌制过的青占鱼，外形像油桶）。1989年8月，我中专毕业后来到中国石化镇海炼化，从此就经常吃海鲜。

迄今，我吃过的海鲜已不计其数，但印象最深的是去年的那次海鲜盛宴。去年初冬，一位读高中时与我同住一个宿舍的桐庐同学来宁波带孙子，我们已经有三十年没见面了，几经联系后，我决定邀请他们全家去饭店聚一次。

我早就听儿子说舟山有很多海上渔庄，海鲜养在海里，想吃什么只需手指点点，点好就现杀现烹，非常新鲜。听了后，心有戚戚焉。那天上午9点多，我们两家两辆车从宁波出发，经舟山跨海大桥下高速后又七弯八拐，许久车子才到定海区的一个码头。

从码头到海上渔庄，需在海上摆渡。时值初冬，北风猎猎，水阔浪急，渔舟如梭，远山如黛。约半小时后，轮渡减速，原来海上渔庄已经近在眼前，抬腕看表才知已下午1点多。经过一路颠簸，大家的肚里都唱起了“空城计”。

舟山人的脑子实在活络，他们把“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”做到了极致。渔庄实际上是一个浮于海面的临时小岛，下面以泡沫塑料打底，大小形状像柴油桶，一个连着一个，以粗大尼龙绳紧紧相栓，上面铺着木板，整个浮岛被一根巨大的铁索维系在附近的一座荒山上，感觉12级台风都吹不走它。浮岛上设有网箱、包间、厨房、卫生间等设施，与陆地上的饭店相比，设施固然简单了一些，但这样的地方让人觉得野趣横生。

一位长得俏丽、操舟山方言的服务员迎了上来，对我们说：“老板，海鲜养在网箱里，想吃什么海鲜自己点！”她拿来一个网兜说：“把网箱拉动一下，鱼虾就能看到的，自己到网箱里去舀就是了。”我对老同学说：“您自己点吧，尽管点，不要客气。”老同学精神抖擞地接过网兜，他儿子将网箱拉拽起来，潜在深处的

鱼儿都露出黑黝黝的背脊来。老同学点菜雷厉风行，稍顷海鲜就点好了，服务员接过一网兜海鲜，就袅袅婷婷地向厨房间走去。

大家坐在简洁的包间里“海客谈瀛州”。放眼望窗外，阳光似金色的绸缎从万米高空甩下来，一些白色的海鸟在低空盘旋，这场景使我想起古人的一句诗“江碧鸟更白”。过了一会儿，刚才还在海水里游弋的鱼儿虾儿，被一道一道地搬上来了，一盘手掌宽的清蒸带鱼，一条手掌那么厚的玉秃……有的海鲜连名字都不知道。面对美食，大家伸筷时也毫不犹豫，像雨点一样落下。

酒不醉人人自醉。在这种风光旖旎的海上渔庄吃海鲜，是很容易放开的，大家围着转盘吃得兴高采烈，眉飞色舞。酒酣时，老同学嚷着要到外面去吹吹海风，对着大海唱《大海啊，我的故乡》，大家欣然应允。老同学面向大海，脸如关公，挺着胸膛，对着辽阔的大海唱起了歌。嘿，还真是真人不露相，老同学的音质很好，中气十足。歌毕，其他包间里素昧平生的一些食客也为他鼓起掌来。回包间后，我心里忖：如果在古代，像老同学这样的人会不会是一个“风歌笑孔丘”的不羁文士呢？

在渔庄吃饭，什么都离不开一个“海”字，虾兵虾将们皆姓海，羹汤是海参羹，喝的啤酒是普陀山啤酒，连端盘子的服务员都是海岛姑娘。海上渔庄，名副其实啊。

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。离开海上渔庄时，太阳已嵌入锯齿形的远山，落日熔金，海水灼灼。此情此景，让人难忘。

平时刷手机时，我经常会刷到“甬舟号”“定海号”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，分别从宁波、舟山两侧同步始发、相向掘进。甬舟铁路全线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，届时，手机里的“铁路12306”App应该会出现“舟山至宁波”“舟山至上海虹桥”“舟山至黄山北”等连接全国各大城市的车次，届时，我会坐上高铁去舟山海上渔庄吃海鲜，也期待五湖四海的食客来舟山品尝透骨新鲜的海鲜。能赶上时代发展的列车，何其幸也！



从一座岛到另一座岛

□李慧慧

舟岱大桥通车后，岱山到市区方便多了，尤其是有了车，周末随时能往返。记得舟岱大桥通车前，去市区要先坐大巴到码头，再转渡轮，遇上恶劣天气，渡轮还会停航，来回折腾大半天。而现在，舟岱大桥像一条巨龙横跨在海面上，沿途的风景美不胜收。奔腾的波浪、洁白的云朵、飞翔的海鸟，让人心情格外舒畅。去市区的次数多了，对那里渐渐熟悉，也成了城市变迁的见证者。看着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，一条条道路不断延伸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城市的发展和变化。

作为普通人，我也曾尝试在市区创业或打工，可惜都没成功，最后灰溜溜回了岱山。那时候我还没结婚，一个人在定海工作，租过不少房子，印象最深的是电视大楼附近的那间小小的房子。那时候，月租300元，工资却只有800元，所以平时很少回家，只有放长假或想念家人时才回去。那间房子很小，里面除了一张床、一张桌子和一个柜子，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。房间的墙壁有些斑驳，窗户也不太严实，一到冬天，寒风就会从缝隙里钻进来，那时候甚至没有空调。那时候，回去得先在东门车站坐大巴，再到码头转渡轮。没有舟岱大桥的日子，往返实在折腾，要不断坐车、转船。对那时的我来说，定海已经算遥远的地方了，更别说当时还没发展起来的长峙岛，甚至都没听说过。

买房是大事，对于我们来说却是突然发起的念头。当时，有个朋友在中介工作，我便随口向她打听起当时的房价和房型。她问了我们的预算和首付能力，热心地帮我们筛选房源。当时房价刚好有所回落，从我们的实际承受能力出发，她推荐了长峙岛的房子。我们抱着看看的心态去了，结果一眼就心动了。那是一套三居室的房子，南北通透，采光很好，小区的环境也很优美。我们和中介进行了多次沟通，了解

了房子的详细情况。经过一番考虑，我们最终买下了房子。后来，我们便在长峙岛住了下来，越住越喜欢这座岛。

岛上的美食自不必说，最让我们满意的是那份安静。女儿说小区特别清静，而热闹的地方步行十几分钟就能到，完全不影响生活和玩耍。

长峙岛的日出日落更是绝美的风景。我有时开车经过新城大桥，会被眼前的日落惊艳到：落日缓缓沉向水天相接处，漫天霞光铺在前方，路面、车辆、大桥和远处的高楼都被镀上一层暖融融的橘色。不同季节、不同天气下的日出日落景象各不相同。春天的日出，温柔而明亮，像一个害羞的少女，缓缓地 从海平面上升起。夏天的日落，热烈而奔放，天空中布满了绚丽的晚霞，像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。秋天的日出，宁静而高远，让人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忧伤。冬天的日落，清冷而孤寂，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。

有个休息日，我和女儿特意骑自行车去追日落。我们沿着长峙岛的西侧一路骑行，从育华学校一直到一座荒废的码头。一路上，我们欣赏着路边的风景，感受着海风的吹拂。女儿兴奋地大声呼喊着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站在海边看着日落，再次被深深震撼。那一刻，我在心里想，哪怕在这座岛上住一辈子也愿意，因为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，每一次日落都与众不同。看着女儿开心的样子，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从一座岛到另一座岛，改变的不仅是生活，更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。在岱山的日子，虽然平淡，但充满了亲情和温暖；在长峙岛的生活，虽然忙碌，但充满了希望和机遇。我们学会了珍惜当下，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。我们也更加懂得了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无论在哪里，都是幸福的。

“我眼里的舟山”征集

请将您的稿件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：
zswb03@zsnews.com，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眼里的舟山投稿”，并在邮件正文内留下您的姓名、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，如投图片请标注拍摄地点和时间。

您也可以关注“舟山晚报”微信公众号、“舟山晚报”小红书，在后台留言投稿。